



世界戏剧日
国际戏剧协会
美国ITI中心

作者: Luis Alfaro
翻译: 余岱融

嗨, 朋友们:

很高兴能在加布里利诺／东瓦国的祖传土地上向你们说话, 这里也被称做「我们的村落」、「天使之后」, 或我们通常叫的, 洛杉矶。

在这个特别的场合, 我希望当我说剧场能拯救生命时, 我不会听起来像是位疯狂的乐观主义者。我这么确信, 是因为它改变了我的生命。

身为一名在洛杉矶下城区、穷困的巴里奥长大的艺术家, 我意识到一种在年少时期如影随形的暴力。一种思考方式, 关于我有限的选择, 不断在主流印象中被加强, 扭曲、篡改了我的文化和它的选择权。

讯息很明确: 目标就是活下去。对某些人来说, 活下去得加入帮派、养成瘾头, 或熟悉监狱系统。对其他人来说, 像我, 是在公共图书馆的庇护下发现我是——他们口中的——一名艺术家。

也就是说, 探索和练习表达, 是一种学习何谓自由的方法。

从图书馆翻阅的每个剧本中发现这种自由, 让我知道: 语言跟那些活在身体里的感觉, 紧紧相连。语言有着隐喻的翅膀, 能带我们到别的地方。

当我阅读文字, 它们带着正在长大的我到远方。它们是严酷世界里的慰藉。青少年时期的我写下文字,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更多故事, 带我踏上真正的旅途。抵达, 你, 和你的故事。那些故事, 我也常觉得是我的故事。细节不同, 但感觉一样。

剧场有一种超凡的力量，跨越所有边界，让我们不只在舞台上，也在观众席看见彼此。

我那对农场工人背景的父母，不知道如何进入这个世界。我们负担不起，但他们急切地想让我拥有。

我搜集罐头和瓶子。我在美式足球赛场旁，卖我妈做的三明治。我赚到够多的钱去买票看戏。

我爸妈载我去看史蒂芬·桑坦《太平洋序曲》音乐剧首次全国巡回，主演的是传奇亚裔美籍演员，岩松信。

之后，他们载我去看我第一出戏，也是首次全国巡回，尼托扎克·尚吉的《给那些当彩虹出现，就考虑自杀的有色女孩》。

然后，是刘易斯·瓦德兹影响深远的奇卡诺之作《阻特服》，一段洛杉矶和墨裔美国人的历史。我的故事。

他们在车里等我，在洛杉矶郡音乐中心、马可泰帕剧场的对街。

我爸妈根本不知道我欣赏了什么，但他们看得出来，有些东西正在我体内蔓延。

我开始了解，这个世界比我所被给予的，要大得多。外头有另一个世界。它如何运作，我所知有限。但我看得出来，即便它很陌生，也有可能变成我的。

每出戏，从《摩诃婆罗多》到《拿迦曼答拉》，也都是我的故事。

我搜集更多瓶子和罐头，我在邻巷街坊卖我妈的墨西哥粽。十五岁，我便可以去纽约看百老汇演出。

我跟最要好的朋友在庭院卖二手物，直到收入足以让我们去一趟伦敦。

最后，剧场付钱给我！去芝加哥做了我第一个制作，去伦敦第一次驻村。去墨西哥城用我的母语演出。去加拿大听加籍拉丁裔族群讲他们的移民故事。

一出戏，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邀请函。

我是奇卡诺人，被政治化的墨裔美国人。我渴望告诉更多观众我族人的故事。对我来说，这通常是艰困的故事，关于我们生来就要面对、不成比例的穷困和暴力。但也有爱的故事。

我改编过古典希腊剧作，好让你了解我们也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的人性并不只出现在巴里奥和监狱，尽管主流文化常这样描绘我们。

我是，一名世界艺术家，我属于我们故事中共享的人性。我们，我的族人们，从我们终将被埋入的尘土中，建造了文明，和系统，还有仪式，以及意义。

In La Kech, 你是另一个我。我们相信，我们是另一个你，还是我应该说，你是另一个我。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。在充满各种语言的世界中，我们都用同一种方式来表达感受。

现在是这世界艰难的时刻。暴力、贫穷、饥饿、战争，支持这些行动的谎言还火上加油。

身为艺术家的我们，得坚守真相，我们的真相，以及你的。

In La Kech, Tu eres mi otro yo, 你是另一个我。

让我们透过字词和感受，在故事里向彼此倾诉。

这正是剧场最擅长的。我们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人类，方法是相聚，去角力，和所有相冲突的、所有欢愉的事物。

集体经验。这是我在剧场里分享出去，也与你共享的。今天，我们得支持彼此、相互合作。

Gracias, 还有，谢谢你。